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金佗續編卷二十一

宋　岳珂　撰

百氏昭忠録卷五

章尚書頴經進鄂王傳之五

初飛與張俊承詔視世忠軍往辭檜檜謂之曰且備反側世忠軍初無反側意檜為此語欲激其軍使為變因得以罪世忠耳飛荅之曰世忠歸朝楚州之軍即朝廷

之軍也檜色變惡飛語直獨張俊承檜意欲分其軍頗
飛一言而止而檜益怨飛矣飛慷慨自任不復顧忌趙鼎
議崇建二國公典禮與檜意殊檜擠而逐之飛對客語
必嘆惜檜深惡之自烏珠復取河南地飛深入不已日
以恢復勸上而檜主議和烏珠以書謂檜曰爾朝夕以
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且殺吾壻不可以不報必殺
岳飛而後和可成飛入覲論和議謂相臣謀國不臧敵
人渝盟上以檜奏付飛飛讀之見德無常師主善為師

之語悪其言飾姦罔上則曰君臣大倫比之天性大臣秉國政忍面謾其主耶檜益憾之飛亦自知不爲檜所容力請解兵万俟卨論飛章再上不報羅汝楫六章又不報飛亦抗章乞罷上惜其去詔不許八月飛上章還兩鎮節詔充萬壽觀使奉朝請張憲王貴王俊皆飛部將也王俊初爲東平府卒告其徒呼千罪得爲都頭俊以張憲謀還飛兵柄告於王貴貴執憲以歸之張俊俊時以樞密使視師在建康密院吏王應求言於俊密院無

推勘法俊不從自鞫之使憲誣服以為得岳雲手書俊以告檜十月械憲至行在下之棘寺十三日檜奏乞召飛父子證張憲事上曰刑所以止亂若妄有追證動揺人心不許檜不復請十三日矯詔逮捕飛雲亦先逮繫前一夕有以檜謀語飛使自辯飛曰使天有目必不使忠臣陷不義萬一不幸亦何所逃明日使者至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飛心初命何鑄治其獄鑄明飛無辜改命万俟禼誣飛諭于鵬孫革致書于憲責令虚申邉報

以動朝廷誣雲以書與憲貴令措置使飛復還軍而其書則皆謂已焚矣自十三日赴逮坐繫几兩月無一事問飛尚憂懼不知所為或有以不助淮西之事使如臺評則可以為罪矣十二月十八日始有省劄下棘寺命以逗留詰飛而所收御筆及往來道塗日月皆可攷實未嘗逗留先乃命大理評事元龜年雜定之會歲暮獄不成檜一日自都堂出徑入小閤良久手書小紙令老吏付獄中即報飛死矣葢十二月二十九日也初憲雲

獄辭出於吏手一二寺官知其無辜相繼以去既不得
豪髪始以逗留詰之飛困於拷掠亦無服辭飛既死於
獄矣具獄乃以衆證蔽罪飛賜死憲雲戮于市張俊楊
存中泣之稍出兵衛諸門且俾俊存中遣卒送兩家之
孥徙之遠方行路之人見者為之隕涕飛幕屬賔客坐
者六人參謀薛弼與万俟卨厚檜在永嘉日弼嘗從之
游弼知檜惡飛先納交或以動息告之得不坐初飛在
獄卨先令簿録飛家背取飛所得御札束之左帑南庫

飛家徙嶺南與憲貲産並没入官王會者檜之姻黨也搜括無遺獨得尚方所賜物而已初万俟卨代何鑄治飛獄擢為御史中丞大理丞李若樸何彥猷以飛為無罪固與卨爭卨彈若樸以黨庇飛與何彥猷俱罷大理卿薛仁輔亦言飛冤以罪去知宗士㒟請以百口保飛卨劾之竄死于建州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冤下棘寺以死王俊以告訐自左武大夫果州防禦使超轉正任觀察使姚政龎榮傅選以傅會遷轉有差王俊後離軍

檜猶不忘之授以副總管時董先亦逮至檜恐其有異辭引先面諭之且撫勞之曰無恐第證一句語言今日便出先唯唯檜使大程官二人護先至獄中先對吏即伏遂釋之樞密使韓世忠心不平獄成詣檜問其實檜謂飛子雲與張憲書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相公言莫須有何以服天下因力爭之檜不納洪皓時在敵中馳蠟書還奏以為敵所大畏服不敢以名呼者唯飛至號之為父諸將聞其死皆酌酒相賀它日皓還論及

飛死不覺為之慟上亦素愛飛之忠勇聞皓奏益痛之
初飛從戎留妻養母姚氏從高宗渡河既而河北淪陷
音問隔絶飛遣人訪求數年不獲俄有自母所來者謂
飛曰而母寄余言為我語飛勉事聖天子無以老媪為
念也飛乃竊遣人迎之往返十有八然後歸奉之至孝
母有疾藥餌必親嘗之居家行步唯恐有聲遇出師必
戒家人謹侍養母死與子雲扶櫬歸葬將佐有願代其
役者謝卻之既葬廬於墓側朝夕號慟連表乞終喪几

三詔猶不起勅監司守臣請之又不起責其官屬以嚴刑使之以死請乃起奉詔終三年不解衰絰自北騎南侵立志慷慨誓不與敵俱生自建炎初元至紹興十一年凡十餘年間屢與敵戰攘卻羣盜出入江西湖廣亦五六年具志每以取中原滅金人為念雖平大盜如李成曹成馬友彭友楊么皆飛之功然其經從見於詩詠則以羣盜為螻蟻之羣也豈足為功壯踰沙漠蹀血敵庭復二聖還故疆乃吾志耳初樞密行府受王俊告言

暨俊與憲對辯王俊所告無一事實而棘寺始以淮西
之事詰飛淮西雖非飛地分飛時在鄂渚首抗章欲備
先驅擊寇得御札褒許又飛乞乘虛入京洛皆未奉詔
之先當時臺諫亦不深攷其事淮西之役飛受御札十
有五誠有之時邊報踵至飛在鄂渚去淮西千餘里上
恐其後時故盼趣詔為多然出師之命雖在正月而二
月九日詔始至飛軍飛即力疾出師實奉詔三日而行
御札有曰得卿九日奏已擇定十一日起發往蘄黃舒

州界則可見矣自鄂而蘄黄自黄而舒廬飛又恐大軍行遲乃親率背嵬為先驅其至也敵方在廬望風自退飛還軍舒則復來窺濠又次定遠敵聞飛來夜踰淮而去雖無大功張俊楊沂中當任其責況俊總全師八萬遇敵自可制勝而駐兵黄連鎮距濠六十里而不能救俊與沂中不用劉錡之言墮敵計中遇伏而敗非無飛之助以致敗也時有詔札付沂中曰烏珠復窺濠州已降手詔與韓世忠張俊皆於濠州附近剋期同日出戰

則是役也軍事專任世忠俊沂中而飛特助之耳况又非飛所分地分也臺諫至謂飛以糧乏為辭則御札有曰卿聞命即往廬州轉餉艱阻卿不復顧問必遄其行非一意許國誰肯如此葢謂糧乏者乃俊也俊詒書以糧乏告飛而詔旨及是俊已疑飛漏其言於上而深憾之謂糧乏乃俊語非飛意也而俊反以此誣之方敵寇河南詔飛助劉錡凡兩月而飛拜御札二十有三多於淮西時矣淮西十五札飛之子霖嘗抗章丐賜還孝宗

皇帝從之取之左帑復以畀霖至今與他詔札皆藏其家先是紹興四年烏珠劉豫兵七十萬寇淮西亦詔飛自鄂州以兵來會敵退飛遣牛臯追擊大破之又六年飛屯襄漢劉豫遣子麟姪猊合吾叛將李成孔彥舟闗師古之兵七十萬分道犯淮西劉光世張俊同奏乞詔飛以兵東下飛至江州麟已敗詔止其行飛凡三赴淮西之急雖道理有遠近而未嘗踰期且十一年敵之入壽春也飛聞警即上奏乞出師繼又入奏乞出京洛以

制其擲又恐是時欲急退敵乞出蘄黄議攻卻皆未始奉詔也其孫珂嘗以所藏御札并陛對月日及以被罪省劄下棘寺之文著辨誣五事謂建儲之議在軍前上奏而參謀薛弼謂在陛對時且誣上有不樂語謂此非大將所宜言者弼之妄也弼本附檜所以言此者欲嫁怨於上而謂飛之死蓋自取非檜之罪也王伯庠私記謂紹興辛酉敵入寇張俊韓世忠欲深入惟飛駐兵淮西不肯動御札促飛行凡十有七最後有社稷存亡在

御此舉實未嘗有此詔又謂飛移軍三十里而止上始有誅飛意者亦粥說之類也且御札十有五言十有七亦非也十一年八月九日臣僚言謂楚州為不可守為沮士氣蓋飛嘗與張俊同登楚州城俊欲增築飛謂當進取中原不當謹守于此謂飛為專欲保江者亦誣也熊克中興小歷載宰執奏事聞聖語及飛棄山陽事以為附下要譽亦誣也諫議大夫万俟卨論飛敵騎犯淮而飛固稽嚴詔至舒蘄而還又謂飛執偏見欲棄山陽

亦誣也建炎四年十月丙申兩浙安撫大使劉光世奏

準御筆承州殘敵攻圍山陽諸鎮之師逗撓不進葢光

世以兵駐鎮江不進而以會合王林郭仲威之兵不至

為解謂飛等遷延五十餘日遂失機會是時楚州趙立

告急而張俊不肯行乃改命光世而令飛腹背掩擊時

飛屯宜興雖有泰州鎮撫之命未赴也飛有軍萬人合

軍士之孥計七萬以上須舟以濟須糧以食州郡皆坐

視必俟稟朝命而後從九月二日始入泰州十二日飛

始得九月六日之詔且光世益舟與飛等會而飛以狀至光世皆不報飛乃夜飲士卒以酒激勵而用之獨以一軍至承州轉戰彌月凡三大捷獻俘在所有詔褒嘉而光世在鎮江雖承督詔無慮數十坐閱兩月未嘗渡江其事皆可攷也孝宗之在潛邸也嘗聞贑州兵齊述叛以告高宗檜怒而絶其俸又風曹泳輩十人露章請孝宗歸秀邸持餘服如飛之寃孰敢言之者檜監修國史每見飛捷奏必怒形於色或削之其後二十六年左

僕射沈該監修國史奏檜秉政以來所書聖語多出已意請删之檜嘗以王俊告訐欲遷總管因奏俊事聖語謂飛當時欲具舟入川有統制官諭諸軍乃止亦誣上語該所删果能盡乎大兵之後州縣凋敝飛出師每以軍餉為憂每調兵食必蹙頞謂將士曰東南民力耗矣國家恃民以立而爾曹徒耗之大功未成何以報國與樂於用兵志在玩寇者不同年而語矣京西湖北始平即募民營田給以牛種假以口食分任官吏責其成功

又為屯田之法使戎伍攻戰之暇盡力南畝行之二三年省漕運之半上嘗書曹操諸葛亮羊祜三事賜之宣撫司官屬有冗員乞行裁減飛自奉薄居家惟用布素無姬侍之奉蜀帥吳玠嘗以名姝餽之飛不樂厚遣使者而歸之或諫之曰國恥未雪聖上宵旰不寧豈大將燕樂時耶少時飲酒至數斗不亂上嘗面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方可飲酒自是絶口不飲臨戎誓衆言及國家之禍涕流氣塞士卒皆欷歔聽命臨敵奮不顧身必

先士卒或問以天下何時太平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命則太平矣與將校語必勉之以忠孝教之以節義所部兵萬人守禦攻討未嘗乏事其御軍也重蒐選謹訓習公賞罰明號令嚴紀律同甘苦背嵬之名始於西酋飛所用皆一當百嘗詔以韓京吳錫二軍付飛皆不習戰飛擇其可用千人遂為精卒每止兵休舍輙課其藝注坡跳濠之藝皆被重鎧習之惟精張憲部卒有功於莫耶關解金束帶及銀器賞之雲嘗被甲習注坡馬

蹟而踣怒欲斬之諸將力祈免猶鞭之百乃釋之偏將或誇功或違制或慢令必誅必斥之約束明簡使人易從違者必罰行師秋毫不犯有踐民稼者市物不如直者皆不少貸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之與士卒最下者同食尊酒臠肉必均及其下酒少則投之以水而人各一啜焉詔書褒其絶少分甘與人同欲是也出師士卒露宿飛亦露宿諸將遠戍則令妻至其家問勞其妻妾或以金帛餽之其有死事者哭之哀育其孤

或與之為婚姻士卒疾病親造視之問所欲或為調藥
上所頒犒多者數十萬緡付之吏分給不私一毫嘗命
其將犒給帶甲人五緡輕騎人三緡不帶甲二緡將裁
其數以自私杖而殺之恩威兼施人人畏愛重犯法提
兵數萬皆四方亡命嗜殺好縱之人而奉令莫敢違兵
夜宿民户外民開門内之莫敢入晨起户外無一草莽
所過民不知有兵市井鬻販如平日民有鬻薪者損其
直以售之卒曰吾可以二錢易吾首耶竟不敢士卒雖

甚饑寒不敢擾民時諸將所統曰韓家軍岳家軍獨飛軍號為凍殺不拆屋餓殺不虜掠民間見飛軍過則相與聚觀舉手加額有感泣者招降羣盜訓飭教閱悉為精兵嘗遣騎馳奏至楊子江大風禁渡騎曰寧死於水不敢違將軍令卒渡江飛善以寡勝衆南薫門之戰以八百人破五十萬桂嶺之戰以八千人破十萬又以背嵬騎五百大破烏珠十萬之衆烏珠雖能兵亦憚飛也飛自結髪從戎十餘年間大小數百戰未嘗敗北張俊

嘗問用兵之術飛曰仁信智勇嚴五者不可闕一問嚴
曰有功者重賞無功者重罰如此而已飛用兵雖伐叛
亦以廣上德為先去其首惡而釋其餘裨將寇成嘗殺
降飛劾其罪故信義著於人心雖敵人簽軍皆有親附
之意紹興間北喝克察千戶高勇之乃龍虎之部曲也千
里歸飛初襄漢平諸郡多闕官詔許專辟置黜陟之權
飛擇人材以能安集百姓為先諸郡守貳皆以稱職稱後稍
復舊即上章丐還辟置之權上降詔以衛青不與招賢

事稱之復襄漢時宰相朱勝非使人諭之曰飲至日當建節旄飛愕然曰丞相待我何薄也乃謝之曰飛可以義責不可以利驅襄陽之役君事也使訖事不受節旄將坐視不為乎襄漢之役詔劉光世以五千人為牽制之師六郡既復光世之軍始至飛奏乞先賞光世功李寶結山東豪傑數人約以曹州之衆來歸飛以黄金五百兩與之寶以五千人自楚泗來韓世忠奏留之寶截髮慟哭願還飛麾下世忠以書與飛荅曰是皆為國家

何分彼此世忠歎服每辭官必曰皆將士効力臣何功之有或功優而賞之薄為再開陳然不當得則一級不妄予部將有正任廉車者數人皆以積功伐而後至轉餉之官亦為言其功於朝皆受賞雖小吏不遺下至游說之士如蕭清臣趙澗陶著皆言之朝而命以官死事之典如舒繼明扈從舉吳立張浚之皆言之不遺雲從軍雖立奇功匿不以聞或自朝廷舉行上所特命而遷亦辭不已襄漢平雲功第一不上逾年銓曹舉行始遷武

翼郎平楊幺雲功亦第一又不上功張浚聞之曰廉則
廉矣然未得為公也浚乃奏雲功飛猶力辭嘗有特旨
遷三資飛辭曰士卒冐矢石斬將陷陣立奇功始得霑
一級男雲無故躐崇資是不能與士卒一律將何以服
衆又言非所以示大公至正之道累表不受上嘉其志
從之詔雲帶遥刺則辭帶御器械則又辭雲年十二從
張憲戰太捷京西之役先諸軍登城下鄧州又攻破隨
州能以手握兩鐵椎重八十斤頳昌大戰無慮十數入

敵陣中甲裳為之赤身被百餘創然每勝飛獨不上其功死之日年二十三上初欲以劉光世之兵隷飛秦檜知其有大舉北征意沮之其命竟寢飛嘗乞不假濟師以本軍進討除腹心患鄜瓊叛又乞進屯淮甸賜詔奬之飛兵隷李回日授神武副軍都統制已而聞乃甥堦高澤民為之請而得之飛即自陳乞正澤民罔上之罪力辭不受又數見回白其事回乃為言之上報以出自朕意猶力辭再三諭之乃止幕屬劉康年為之請毋封

國夫人次子雷授文資飛知之鞭康年五百繫之上章待罪乞反汗飛初以建炎上書失官歸招撫使張所補官所後以謗謫至長沙賊酋劉忠脅以叛所罵賊不從遇害其子宗本幼孤飛鞠養之紹興七年遇明堂加恩捨其子而以宗本奏且述其死難之由上俞之特賜所家銀絹匹兩百仍與一資恩澤飛好禮下士士多歸之商榷古今夜分乃寢出則戎服弁首治軍務入則褒衣緩帶講經史恂恂如書生口未嘗言功伐其用兵未嘗

敗似韓淮陰出師表與諸葛孔明相上下紹興間見國
本未立燕居思之或至涕泣人或竊笑之嘗抗章建議
高宗皇帝嘉其忠詔褒之其後詣資善堂見孝宗皇帝
退而喜曰中興基本在是矣高宗自檜斃後厲精萬機
首欲復飛官万俟卨秉政葢嘗治飛獄者力奏敵方顧
和好一旦錄用故將疑天下心不可敵敗盟太學生程
宏圖上書言故相秦檜主和議沮天下忠臣義士之氣
欲感動其心而振起之當正檜之罪而籍其家雪趙鼎

與飛之冤而復其官上然其言詔諭中原及諸國之人
又詔燕北人昨被遣歸者蓋為權臣所誤追悔無及又
詔飛之家聽自便凡檜之黨皆罷黜檜初惡岳州與飛
姓同改為純州至是詔仍其舊御史中丞汪澈宣諭荆
襄諸將與三軍之士合辭言飛冤澈諭以當奏知諸軍
大慟哭聲雷震都督張浚參贊陳俊卿聞之皆為之悲
嘆國朝著令劾輕罪因得重罪原之蓋不欲求情於事
外也王俊初告張憲言欲經營復飛管軍兩造既至閣

實無是言則又求之書飛與憲貴書雲與憲書旣無之
矣則又求之飛平日之言飛所言建節於三十二歲實
未嘗言與藝祖同董先獄辭已證其無是語最後乃及
於淮西違詔一時寺官如李若樸何彥猷固心知其不
可而爭之孝宗皇帝即位初元首下詔曰故岳飛起自
行伍不踰數年位至將相而能事上以忠御衆有法屢
立功效不自矜誇餘烈遺風至今未泯去冬出戍鄂渚
之衆師行不擾動有紀律道路之人歸功於飛飛雖坐

事以没太上皇帝念之不忘今可仰承聖意與追復元官以禮改葬訪求其後特與録用制詞有事上以忠至無嫌於辰告蓋以其有建儲之議也雲復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以禮附葬子孫𥙿祿以上皆官之女俟嫁則官其夫賜其家錢萬緡廟於鄂州賜號曰忠烈張憲復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閬州觀察使亦官其子孫又詔三省曰秦檜誣飛舉世莫敢言李若樸為獄官獨白其非罪令訪問甄録既而李若樸除郎何彦猷已死其家

自言詔特贈兩官與一子恩澤公之子霖將漕湖北武昌軍士百姓皆炷香具酒牢哭而迎有一嫗哭尤哀曰公今不復此來矣問之則曰其夫不善為人為公所斬矣霖帥廣州道出贑父老率子弟迎皆垂涕洟曰不圖今日復見公之子霖淳熙陛對上諭曰卿家紀律用兵之法張韓遠不及卿家寃枉朕悉知之天下共知其寃聖訓昭明垂信萬世彼孫覦何為者為它人誌墓至指飛為跋扈其誰欺乎

論曰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非姦雄變詐者比韓信用兵天下莫敵覲其拒蒯通之說不肯背恩自立其後期會遷延不至君臣之間間隙始開上眷飛厚而飛明於君臣之義進退之機夷夏信服之者以其心也和戰之權制於人主飛詎有不聽者烏珠遺檜書曰必殺飛而後和可成者敵人自為計也猛虎在山藜藿為之不採飛雖不掌兵亦足以强國致和愈易矣況是時敵上下相疑其勢已弱子玉猶在晉文仄席之時也檜與飛

不兩立飛疾檜之姦檜忌飛之智汴京之士上書烏珠其言料之審矣是時如斡里布如達蘭如尼雅滿相繼而死獨烏珠在耳而諸將皆不啻足以當之此一大機會也而檜敗之嗚呼檜之貪功以自専忌賢害能隳中興大計其罪上通於天而世世之傾邪之士猶立説以附檜如孫覿者多矣非使此説掃滅於天地之間何以佐公論之行哉

又論曰時政記書事數年之後紀載豈無闕遺紹興諸

將之功夏官賞功之籍猶可攷也飛之初當時史官所書用檜風旨削而小之者有矣是時典領秘書圖籍者熺也實録柬史筆則塤也史官之屬則鄭時中檜之館客也丁婁明塤之婦翁也林機其子壻也楊迥董德元王楊英數十人皆其黨也上嘗以檜朋比罷政翰苑之臣綦宗禮當草制上出檜二策且以親札付宗禮據以草制其後柄用乃詔於宗禮家既至則以付秘書省嘖收之也以至宰相拜罷録令悉上送官有存槀者坐以

違制之罪檜之慮亦深矣人之功則欲揜之巳之功則欲大之人之過則欲增之巳之過則欲葢之行之一時可也如天下後世何

金佗續編卷二十一

金佗續編卷二十二

宋 岳珂 撰

百氏昭忠録卷六

襄陽石刻事迹 劉光祖編

王諱飛字鵬舉相州人也自父祖而上以力田為業至王乃晝夜讀書書傳無不覽尤好左氏春秋及孫吴兵法年二十去從戎

戰功

王自從戎至專征平劇賊破彊敵大小凡一百二十餘戰類皆以少擊衆未嘗一敗其躬履行陳而勝者六十有八其分遣諸將而勝者五十有八

相州劇賊陶俊賈進攻剽縣鎮官軍屢失利王以步騎二百與戰擒俊進於馬上賊驚亂遂俘獲其衆大元帥分鐵騎三百使王至李園渡嘗金軍戰侍御林敗之殺其梟將

王與金相持於滑州南以百騎戰河上斬一梟將首級數千

戰于開德以兩矢殪金人執旗者二人縱騎突擊敗之

戰于曹州直犯金陣遂大破之

從都統王彥渡河至衛州新鄉縣敵勢盛王約彥出戰不進王怒獨引所部鏖戰遂拔新鄉又與萬戶王索戰敗之明日戰侯兆川復破之

王引所部益北擊敵戰太行山擒拓跋葉烏數日復與

敵遇王單騎刺殺敵帥黑風大王其衆遂走
合肈宣賛軍與金人戰胙城縣大敗之又戰黑龍潭女
廟側官橋皆大捷
從閭勍與金人戰汜水關大破之王留軍竹蘆渡與敵
相持襲擊又破之
賊首王善曹成張用等率衆五十萬犯京師薄南薰門
杜充遣王以所部八百人出戰王領數騎横衝其軍賊
軍亂後騎皆死戰賊衆大敗

杜叔五孫海等圍東門縣王與戰擒之
王善圍陳州王從都統陳淬合擊之戰于清河賊衆大
敗後又從淬擊善王遇善軍於崔橋鎮西復敗之
從杜充之建康師次鐵路步與張用戰敗之至六合檄
討賊李成破之于盤城成退保滁州遣輕騎剽刼王急
進兵掩擊賊兵盡殪成奔江西
金人大舉兵與李成共入寇由馬家渡渡江杜充遣王
等出戰諸騎皆潰王獨力戰會暮後援不至乃全軍夜

屯鍾山遲明復戰斬首以數千百計
烏珠趨臨安王領所部邀擊之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
俘諸路簽軍首領結以恩信遣還敵中令夜斫營燒毀
器仗乘其亂縱兵夾擊大敗之
金侵溧陽縣王遣劉經夜半馳擊之生擒渤海太師李
薩巴等
賊首郭吉擾掠宜興王引兵及境吉載百餘舟逃入湖
王遣部將王貴傅慶追之大破其衆羣盜馬皐林聚等

精銳數千王盡說降之有號張威武者不從王單騎入其營手擒出斬之收其軍

金人犯常州王邀擊四戰皆捷擁溺河死者不可數計尾襲於鎮江之東戰屢勝

詔就復建康王親將而往戰于清水亭金人大敗橫屍十五餘里

烏珠復趨建康王設伏於牛頭山上待之烏珠次龍灣王以騎三百步卒二千自山馳下至南門新城設寨遂

戰大破烏珠僵屍十餘里烏珠奔淮西王乃入城撫定居民俾各安業敵無一騎留者

叛將戚方侵犯廣德詔王討之方驚遁王命傅慶等追之不獲俄益兵來王自領千人出與戰凡十數合皆勝復遁王窮追不已會張俊來會師方乃間道降俊

王初除通泰鎮撫使會金人攻楚州急詔王率兵腹背掩擊王即提所部赴鎮遂引兵抵承州三戰皆大捷

泰州盜起王被命旋師自北炭村柴墟屢戰皆大捷死

者相枕籍

金人併兵二十萬將取通泰王與戰于南霸塘金人大敗擁入河流者不可勝計

劇賊李成自號李天王連兵三十萬有席卷東南之意遣其將馬進犯洪州上命張俊為江淮招討使俊請與王軍同討賊王引兵潛出進軍之右首突賊陣所部從之賊大敗王追之及河橋壞進引軍回攻王王以一矢殪其先鋒之將進遂走筠州王以軍屯筠城東賊復引

兵出城布列横亘十五里王領馬軍二百而前賊易其少搏之伏發大敗進以餘卒奔李成成時在南康之建昌王復自引兵至朱家山伏茂林待之進至伏兵出賊衆大敗進僅以身免成怒自引兵十餘萬來王遇之于樓子莊引軍合戰大破成軍追奔渡江成軍晝夜不得息飢困死者十四五成走降偽齊江淮以平

賊姚達饒青以萬餘人逼建昌王使王萬徐慶將三千討之擒青達於四望山

曹成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州命王權帥
荆湖東路以捕成王入賀州境成置寨太平場王未至
賊屯數十里按兵立柵夜半趨遶嶺未明已破太平場
寨焚毀之成大驚據山險捍官軍王麾兵掩擊賊衆大
潰成奔桂嶺路王進兵趨桂嶺其地有北藏嶺上梧關
逢嶺號為三隘成先引兵據北藏嶺上梧關自喜以為
得地利王至成以都統領王淵迎戰王麾兵疾馳不陣
而鼓淵軍大潰乃奪二隘而據之成復選銳將自北藏

嶺夾擊官軍王以兵迎之成敗走又自桂置寨至北藏嶺綿亘六十餘里成自守蓬嶺嚴備特甚王所部纔八千人而騎兵又最少進兵蓬嶺分布嶺下一鼓登之成軍四潰所殺及掩擁入河者不知其數成逃竄連州王乃遣諸將分路逐餘寇親進兵追成成走宣撫司降嶺表悉平

有郝政者率衆走沅州首被白布稱為成報讐謂之白頭巾亦為張憲所擒

劉忠餘黨寇蘄之廣濟縣李通已受招安在司公山不肯出掩捕悉平之

亡將李宗亮誘張式以叛夜至筠州殺劫其衆王遣徐慶傳選軍捕滅之

虔吉二州盜起吉州則彭友李動天為之魁虔州則陳顒羅閑十等各自為首連兵數十萬置寨五百餘所分路侵冦上委王專討捕之彭友等立柵于固石洞儲蓄甚富乃悉其兵至雩都俟官軍王使人諭降之不聽遂

與戰擒友等於馬上餘酋散走復保固石洞王頓兵瑞金縣領千餘騎而前復遣辯士說降之又不聽王乃列騎圍之遣死士三百疾馳登山賊衆大亂棄山而下倉卒投墜死者甚衆餘乃悉降王遣徐慶等將兵捜以方略捕諸郡賊以次敗降是役也擒賊大小首領五百餘人一無遺類

劉忠將髙聚犯沅州王遣王貴擊擒之盡降其衆張成亦陷袁州之萍鄉復遣王貴擊之成敗走明日復戰遂

擒成而降其衆

僞齊使李成合金國兵攻陷襄陽唐鄧隨郢信陽王奏乞復六郡提兵至郢州偽將京超乘城拒守王鼓衆薄城一麾並進超迫於亂兵投崖而死復郢州

王遣張憲徐慶復隨州偽將王嵩不戰而遁退保隨城未下王遣牛臯裹三日粮往粮未盡而城已拔執嵩斬之遂復隨州

王領軍趨襄陽李成引兵出城四十里迎戰王使王貴

牛皐分擊之成軍大敗死者無數成遂夜遁復襄陽府僞齊益李成兵屯襄江北新野市王先遣王萬提兵駐清水河以餌之王繼往賊悉其衆衝突官軍萬與王兵夾擊敗之明日復戰又敗之使萬追擊橫尸二十餘里王進兵鄧州聞李成與金適劉合貝勒陝西各路之兵會聚于州西北以拒官軍王遣王貴等由光化路張憲等由橫林路會合掩擊貴憲等離鄧州三十餘里逢敵兵數萬遂遣王萬董先出奇突擊敵衆大潰其將高仲

率餘衆走鄧州閉門拒守諸將率士卒攻之遂破其城擒仲以獻於是引兵收唐州及信陽旬日之間三郡俱復

烏珠劉豫稱兵七十餘萬寇淮西圍廬州

上命王出師援之敵見見幟旗不戰而潰王命牛臯追擊三十餘里敵衆相踐及殺死者相半軍聲大振廬州遂平

初鼎州妖巫鍾相作亂為官軍所敗獲而誅之相黨楊

么率其餘部居湖湘間復聚兵至數萬立相子儀謂之鍾太子與么俱僭稱王窺覦上流出沒為患上命王招捕之王將至潭先遣使持檄招賊賊黨黄佐率所部降王復遣至湖州招其他將不服乘便利擒之佐襲擊周倫倫大敗走殺死及掩入湖者甚衆寨柵糧船焚毀無遺又使統制任士安餌賊賊併兵永安寨攻之王遣兵設伏士安等戰垂困伏兵起四合擊之賊衆敗走又追襲過茍陂山所殺獲不可勝計士安復移軍與牛臯逼

近賊巢而屯賊出攻之官軍迎擊賊又敗走楊欽受黃佐之招率三千餘人詣王降復遣歸湖中説未降者王因夜以舟師掩其營殺獲略盡惟楊么負固不服王與挑戰大破之楊么舉鍾儀投水繼乃自投牛臯入水擒么至王前斬之偽統制陳瑫等亦㧞鍾儀之舟以降王亟領黃佐楊欽等軍入賊營夏誠劉衡俱就擒其餘首領二百人俱降王即縱火焚寨凡焚三十餘所湖湘遂平

王移屯襄漢遣王貴郝政董先攻虢州寄治盧氏縣下之

遣楊再興進兵至西京長水縣之業陽敵順州安撫張宣贊命孫都統及其後軍統制滿在拒官軍再興出戰斬孫都統擒滿在餘黨奔潰明日再戰于孫洪澗破其衆二千復長水縣

偽齊於唐州北何家寨置鎮汝軍屯兵聚粮為窺唐計王遣王貴董先等攻毀之偽五大王劉復擁兵出城迎

敵貴等遇之于大標木衆幾十倍一戰俱北偽都統薛亨以衆十萬掠唐鄧來援貴先戰陽北命馮賽以奇兵繞出其後亨果來追先回兵夾擊賊大敗五大王以匹馬還

王貴等引兵至蔡城閉拒未下王奉詔使人返之貴等至白塔叛將李成率劉復等併兵來絶貴歸路貴以馬軍迎擊賊兵盡敗追殺五里餘還至牛蹄賊復益兵追之有數千騎方渡澗為董先所擊盡擁入澗中積屍填

谷賊兵之繼來者望見官軍皆引遁金人歸我河南而復叛盟上命王乘機進取王乃命王貴等提兵自陜以東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分布經畧於是李寶捷于曹州又捷于宛亭縣荆堽又捷于渤海廟張憲敗敵于潁昌府復潁昌府遂進兵陳州破其三千餘騎翟將軍益兵以來復敗之復陳州韓常及鎮國大王含音貝勒再寇潁昌董先姚政敗之王貴之將楊成破敵帥滿都哈于鄭州復鄭州劉政復刼之于中牟縣滿都哈

不知存亡張應韓清復西京牛皐傅選㨗于京西又㨗于黄河上孟邦傑復永安軍其將楊遇復南城軍又與劉政㨗于西京偽守李成王勝等以兵十餘萬走棄洛陽歸懐孟

王又遣梁興渡河會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興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等破敵于絳州垣曲縣敵入城復拔之又㨗至沁水縣復之又追至孟州王屋縣之邵原漢兒軍張太保等降又追至東陽敵棄營而去又至濟

源縣之曲陽破高太尉之兵屍布十里高太尉引懷孟衛等州之兵萬餘人再戰又破之敵死者十之八高太尉以餘卒逃又敗之于翼城縣復翼城縣又會喬握堅等復趙州李興捷于河南府又捷于永安軍

大軍在潁昌諸將分路出戰王自以輕騎駐郾城烏珠大懼王日出一軍挑敵且罵之烏珠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其昭武大將軍韓常之兵逼郾城王遣其子雲領背嵬遊奕馬軍直貫敵陣鏖戰數十合敵屍布野

楊再興以單騎入其軍擒烏珠不獲手殺數百人而還
烏珠復益兵至郾城北五里店背嵬將王剛以五十騎
出覘敵遇之奮身先入斬其將敵大駭王自以四十騎
馳出突戰敵陣前士氣增倍無不一當百呼聲動地一
鼓敗之
烏珠又率其衆併力復來頓兵臨潁縣楊再興以三百
騎至小商橋與敵遇再興驟與之戰殺萬戶千戶百人
長百餘人再興死之張憲繼至破其潰兵八千烏珠夜

遁

烏珠以兵十萬騎三萬攻王貴于潁昌王已遣其子雲先為貴援於是貴將遊奕雲將背嵬戰于城西敵軍横亘十餘里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自辰至午戰方酣董先胡清繼之敵大敗烏珠狼狽遁去副統軍尼雅満貝勒重創輿至京師而死

張憲之將徐慶李山等復戰于臨潁東北大破其衆追奔十五里

王進軍至朱仙鎮距京師纔四十五里烏珠復聚兵且悉京師十萬來敵王按兵不動遣驍將以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烏珠奔還京師

考所擒殺降附可以名數計者敵首領一千二百二十二人敵將衆官及偽齊將七百四十七人其不知名氏及士卒等不可勝數

材藝

王生而有神力未冠能引弓三百斤腰弩八石

嘗學射于鄉豪周同一日同集衆射連中的者三矢王引弓一發破其筈再發又中同大驚遂以其所愛弓二贈王

王能左右射隨發輒中及為將以教士卒由是軍中皆善左右射河上之戰王馳迎敵有梟將舞刀而前王以刀承之刄入寸餘復拔刀擊之斬其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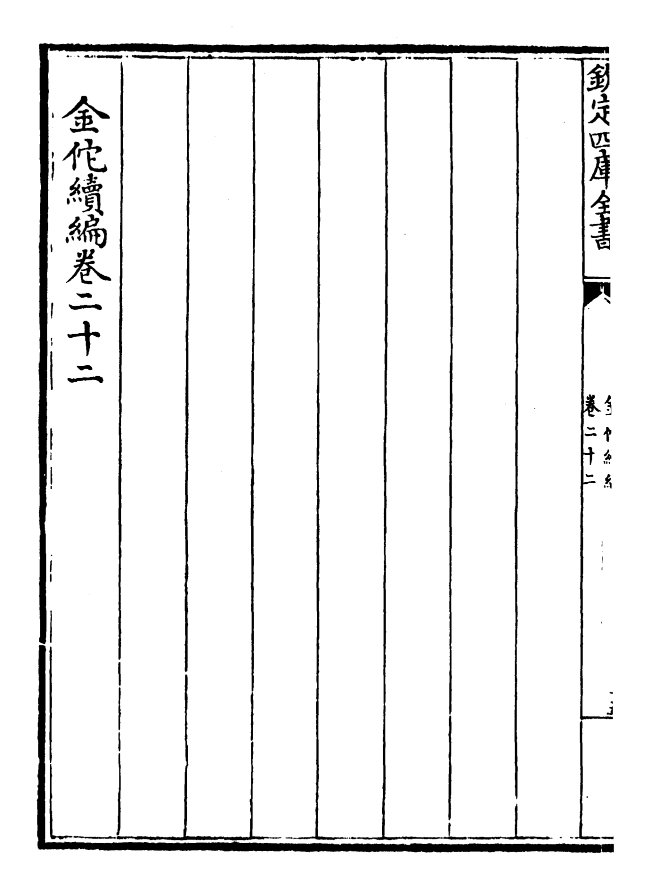
曹州之戰王被髮揮四刃鐵簡直犯敵陣遂破之

太行之戰王單騎持丈八鐵槍刺殺黑風大王

南薰門之戰王左挾弓矢右運鐵矛以破王善

王子雲年十二從戰大捷軍中號曰羸官人京西之役

手握兩鐵鎚重八十斤先諸軍登城攻下隨鄧



金佗續編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金佗續編卷二十三至二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許　溶

金佗續編卷二十三

宋 岳珂 撰

百氏昭忠録卷七

襄陽石刻事迹二

智謀

王嘗自言為將無謀不足以摶匹夫

陶俊賈進之亂王請以百騎滅之宣撫使劉韐與步騎

二百王預遣三十人易衣為商入賊境賊掠之以歸王夜伏百人於山下自領數十騎逼賊壘賊易其兵少出戰王陽北賊乘勝追逐伏兵發所遣三十人自賊中擒俊進於馬上賊遂敗

東京留守宗澤授王以陣圖王曰此定局耳兵家之要在於出奇始能取勝若平原曠野猝與敵遇何暇整陣哉澤曰如爾所言陣圖不足用耶王曰陣而後戰兵之常法耳變而不可拘者運用之妙存於心也

澤大奇之

河北招撫使張所甞問王曰聞汝從宗留守勇冠軍自料能敵幾何人王曰勇不足恃也用兵在先定謀謀者勝負之機也為將之道不患無勇而患無謀是以上兵伐謀也所聞其語矍然敬之

王與敵相持於竹蘆渡粮垂盡密選精銳三百伏前山下令各以薪芻交縛兩束四端爇火夜半齊舉敵疑援兵至驚潰追襲大破之烏珠再趨建康王夜令

百人黑衣混敵中擾其營敵人驚自相攻擊徐覺有異益邏卒於營外候望王復潛令壯士銜枚於其側伺其往來盡擒之遂大破烏珠

王從招討使張俊討馬進於洪州賊連營西山師不得渡諸將莫當其鋒王謂俊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三千自上流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王身披重鎧先諸軍躍馬以濟衆皆駭視須臾以次畢渡乃潛出進軍之右大破之

討曹成也入賀州境得其諜縛之帳下王出帳調兵食軍吏以粮乏告王曰姑返茶陵以就餉已而逸其諜諜盡以告成成大喜期明日追王軍是夜王命士蓐食夜半悉甲趨之遂破其太平場寨

吉州諸冦保固石洞洞之山特高險王領千餘騎攻之列馬軍於山下皆重鎧持滿黎明遣死士三百疾馳登山賊衆大亂山下鳴鼓呼譟賊莫測多寡棄山而下見山下皆為列騎所圍於是疾呼丐命

偽齊使李成合北敵南冦襄陽諸郡湖冦楊么又與之交結欲順流而下李成欲由江西趨兩浙與么會朝廷患之王與幕客論及二冦或問將何先王曰先襄漢既復李成喪師而逃楊么失援矣第申嚴下流之兵以備之然後鼓行也

王提兵復郢州偽將京超號萬人敵雜蕃漢萬餘人拒守王抵城下躍馬環城以策指東北敵樓顧為衆曰可賀我也軍正告粮乏王問所餘幾何曰可再飯

王曰可矣吾以翌日巳時破彼黎明引衆薄城遂克之

王趨襄陽李成引兵迎戰左臨襄江王貴牛臯等欲即赴賊王笑曰止夫步卒之利在阻險騎兵之利在平曠成乃左列騎兵於江岸右列步卒於平地雖有衆十萬何能為於是舉鞭指貴曰爾以長槍步卒由成之右擊騎兵指臯曰爾以騎兵由成之左擊步卒遂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不能支退擁入江人馬

俱墜激水高丈餘步卒之僨死者無數成軍遂遁
王討湖冦凡有降者皆厚賞給而縱之有復入湖亦
弗問張公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州叅政席公益謂浚
曰岳侯得無有他意故玩此冦浚笑曰岳侯忠孝人
也足下何獨不知用兵有深機胡可易測其後竟以
此成功
王之至潭也賊將黄佐首降使復入湖招其他黨楊
欽受佐之招以降王喜曰楊欽驍悍者今降賊腹心

潰矣遂復遣歸湖中說全琮劉詵等降未降者尚衆王詭罵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以舟師掩其營併俘欽等其餘黨殺獲略盡

楊么舟有所謂望三州和州載五樓九樓大德山小德山大海鰍頭小海鰍頭以數百計皆以輪激水疾駛如羽浮遊湖上夸逞神速左右前後又俱置撞竿官舟犯之輒破且官舟淺小而賊舟高大賊矢石自上而下官軍仰面攻之所以屢敗王取君山之木多

為巨筏塞湖中諸港又以腐爛草木自上流浮而下擇視水淺之地遣口伐者二千人抵之且行且詈賊不勝憤争揮瓦石追而殺之俄而草木坌積舟輪下膠滯不行王亟遣軍攻之賊奔港中為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拒矢石羣舉巨木撞賊舟舟為之碎楊幺乃自投于水是役也獲賊舟凡千餘鄂渚水軍遂為沿江之冠初鼎州有唐生者嘗與太守程昌禹論湖寇之險曰楊幺寨柵除是飛便會入去賊黨

亦嘗自詫曰吾城池樓櫓如此欲犯我除是飛來至是始驗

初朝廷遣王燮討湖寇久無功乃更命王張公浚至潭未幾有旨召還謂王曰浚將還矣節使經營湖寇有定畫否王袖出小圖示浚且曰都督能為飛少留不八日可破賊浚正色曰王四廂兩年尚不能成功乃欲以八日破賊君何言之易耶王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浚曰何謂王

曰湖冦之巢艱險莫測舟師水戰我短彼長入其巢而無鄉導以所短而犯所長此成功所以難也若因敵人之將用敵人之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援使桀黠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覆亡猶反手耳浚亦未信王果八日平賊浚歎曰岳侯殆神算也

王知尼雅滿主劉豫而烏珠常不快于尼雅滿可以間而動會烏珠欲與豫分兵自清河入冦烏珠遣諜至王軍為邏卒所獲王愕視曰汝非張斌耶本吾軍中人

也引至私室責之曰吾鄉者遣汝以蠟書至齊約誘致四太子而共殺之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帝已許我今年冬以會合寇江為名致四太子于清河矣然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諜冀緩死即詭服乃作蠟書言與偽齊同謀誅烏珠事因謂諜者曰汝罪萬死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宜以死報封股納書厚幣丁寧戒勿泄諜拜謝而出復召之還益以幣重諭之乃遣諜徑至烏珠所出書示之烏珠大

驚馳白其主於是清河之警不復聞豫以故遂見廢奪

王再破烏珠于郾城即謂其子雲曰敵犯郾城屢失利必回鋒以攻潁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而烏珠果以重兵向潁昌雲貴與戰于城西令諸軍勿牽馬執俘視梆而發以騎兵挺前決戰步軍張左右翼繼進遂大破之

初烏珠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凡三人為聯號拐

子馬堵墻而進官軍不能當郾城之戰以萬五千騎來王命步人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既相聯合一馬僵二馬皆不能行坐而待斃官軍奮擊僵屍如邱烏珠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拐子馬由是遂廢

勇敢

賊首張超率衆數百圍韓魏公故墅時王年少適見之超方恃勇直前王乘垣引弓一發貫吭而踣賊衆

奔潰

平定軍路分檄王以百餘騎往榆次縣覘敵猝遇敵衆騎士畏卻王單騎突敵陣出入數四殺其騎將數人敵衆披靡至夜以敵服潛入其營遇撃刁斗者謬為其語答之遂周行營柵盡得其要領以歸大元帥與王百騎使招羣賊吉倩等王受命出日薄暮頓所部宿食自領四騎徑入賊營羣賊駭愕王呼倩等慰諭之倩等感悟聽命忽一賊起搏王王批其頬應手仆

地拔綱向之倩等羅拜請免相率解甲受降

與敵相持於滑州王從百騎習兵河上敵忽乘氷渡河王急麾兵擊之獨馳迎敵斬一梟將屍仆氷上騎兵乘之敵衆大敗

曹州之戰王直犯敵陣士皆賈勇無不一當百遂大破之

新鄉之戰王奪敵纛而舞之諸軍鼓譟爭奮遂克之

將戰侯兆川王預戒士卒曰吾已兩捷彼必併力来

吾屬雖寡當為必勝計不用命者斬遂與軍中皆死戰卒破之

夜屯石門山下或傳敵騎復至一軍皆驚王堅卧不動敵卒不來

王善等犯京師衆皆懼不敵王曰賊雖多不整也吾為諸君破之遂領數騎横衝其軍賊軍果亂

王善圍陳州恣兵出掠王使偏將岳亨以遊騎絶其剽掠之路善兵勢沮不復出因與戰遂敗之及再戰

王單騎與岳亨深入執馘乃還

烏珠之至郾城北五里店王時出踏戰地望見黃塵蔽天衆欲少卻王曰不可汝等封侯取賞之機正在此舉自以四十騎馳出都訓練霍堅扣馬諫曰相公國重臣奈何輕敵王鞭堅手麾之曰非爾所知乃突敵陣前左右馳射士氣增倍一鼓敗之

紀律

王嘗與張俊論用兵之術曰仁信智勇嚴五者不可

闕一俊問嚴曰有功者重賞無功者峻罰

張憲部卒郭進有功於莫邪關頓解金束帶及所用

銀器賞之又補秉義郎

平湖寇也統制任士安慢王瓔令不戰及王至鞭士

安一百使餌賊曰三日不平賊必斬士安卒與牛皋

等破賊

王之子雲嘗習注坡馬蹶而踣王以其不素習怒曰

前臨大敵亦如此耶命斬之諸將叩頭乞免猶杖之

百
郾城之戰王遣子雲直貫敵陣謂之曰必勝而後返
如不用命吾先斬汝遂大破烏珠
王御軍重蒐選謹訓習背嵬所向一皆當百如注城
跳壕等藝皆被重鎧精熟安習人望之以為神
王初入泰州會金人攻楚州急王籍郡中敢勇士及
部押使臣効用責其從軍願否狀盡收其馬置之教
場集射于其中中的多者得自擇一馬凡得百人以

甲子之分為四隊常置左右

王自平楊么還軍鄂州益自奮勵日率將士閲習師徒軍容甚整兵部侍郎張宗元以宣撫判官監京西湖北軍歸復於上曰將帥輯和軍旅精鋭上則禀承朝廷命令人懐忠孝下則訓習武伎衆和而勇此皆岳飛訓養所致也

王每行師有踐民稼傷農功市物售直不如民欲之類必死不貸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之

居民火王貴帳下卒盜取民蘆筏以蔽其家王偶見之即斬以徇杖貴一百

軍士夜宿民戶外民開門納之晨起去草葦無亂湖口人項氏家鬻薪自給有卒市薪項愛其不擾欲自損其直二錢以售之卒曰吾可以二錢易吾頭耶盡償其直而去雖甚飢寒不變節每相與自詑曰凍殺不折屋餓殺不打擄是我軍中人也

王之駐廣德粮食罄匱將士常有飢色獨畏王紀律

不敢擾民市井鬻販如常時

王自池州進兵于潭所過肅然民不知軍旅之往来

上聞之曰岳飛移軍潭州經過無毫髮騷擾村民私

遺士卒酒食即時還價所至歡悦賜詔奬之孝宗皇

帝踐阼詔云去冬出戍鄂渚之衆師行不擾動有紀

律道路之人歸功於飛

威望

賊首郭吉掠宜興縣令佐聞王威名奉書迎之王甫

及境吉載百餘舟逃入湖
敵之渡江諸將戚方首亡為盜廣德守臣以其難来
告詔王討之方發兵斷官橋以自固王射矢橋柱方得
矢大驚遂遁俄益兵来王與戰數勝復遁王窮追不
已方知必為王所誅會張俊来會師方乃間道降俊
俊為王置酒令方出拜方號泣請命俊力懇而免之
當廣德之戰方以手弩射王中鞍王納矢於箙曰他
日擒此賊必令折之以就戮至是取矢畀方方寸折

惟謹王與俊皆大笑方流汗股慄不敢仰視

金人犯通泰王敗之於南霸塘顧敵勢方盛而粮餉乏絶乃下令渡百姓于陰沙以精騎二百殿金人望之不敢逼

賊首張用勇力絶羣號張莽蕩其妻勇在用右號一丈青轉寇江西張俊遣王討之問用兵幾何王曰以某自行此賊可徒手擒也王至中途遣一卒持書諭之曰南薫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也今吾自將在

此汝欲戰則出戰不欲戰則降用與其妻得書拜曰果吾父也敢不降遂俱解甲王受之以歸

王以紅羅為幟刺白岳字於上建寇范汝為陷邵武王分兵保建昌及撫州以岳字幟植城門且牓于境曰賊入此者死遊騎抄掠者望見皆相戒以勿犯村民樵蘇猶故不知有盜

賊馬友復犯筠州守臣已徒步出境聞王軍來友遁逃去

烏珠劉豫寇廬州王奉詔出師先遣牛臯渡江自提其軍與臯會臯以所從騎遥謂敵曰牛臯在此敵衆已愕然相視及展岳字幟與精忠旗示之敵衆不戰而潰

其後敵復分路渡淮駐廬州界上命王進援烏珠聞之望風遁遁既而復窺濠州王麾兵救之敵方據濠自雄聞王至又遁夜踰淮不能軍

敵大畏服不敢以名呼號之為岳爺爺

恩信

王邀擊敵駐兵廣德粮食罄匱王發家貲以助之與士卒最下者同食敵之僉軍涉其地者皆相謂曰岳爺爺軍也爭来降附

王在宜興常之官吏士民棄其産業趨宜興者萬餘家邑人各圖其像晨夕瞻仰曰父母之生我也易公之保我也難

王擊馬進於筠州賊大敗走王使人呼曰不從賊者

坐卸衣甲當不汝殺賊應聲坐者八萬人

王破曹成於蓬嶺成竄連州王召張憲王貴徐慶謂之曰曹成敗走餘黨盡散追而殺之即良民脅從深可憫痛縱其所往則大兵既旋復聚為盜吾今遣若等三路招降若復抵拒誅其酋而撫其衆切無妄殺以累主上保民之仁於是三將所招降者三萬王用其酋領而給其食降民大喜

王至固石洞先遣人說降之賊衆不聽遂縱兵圍之

乃悉下山投降王令軍中毋殺一人或曰説之不我聽何以貸為王蹙然曰此輩雖兇頑然本愚民耳殺之何益且主上既赦其人不然何以成主上之美命籍其金帛盡入備邊激賞庫擇降民之勇鋭者隸諸軍餘悉縱之田里使各安業

王之討虔寇也以隆祐震驚之故客旨令屠虔城王既平諸寇乃駐軍三十里外上疏請誅首惡而赦脅從不許連請不已上乃為之曲赦王入城取其罪之

尤者數人置之法餘悉稱詒貫之虔人懼聲如雷至令父老家家繪而事之遇諱日則裒金飯僧于梵舍以為常

王柖捕湖寇將至潭先遣使持檄至賊中柖之先是諸路師守及諸軍累遣人柖安皆為賊所殺王所遣使叩頭伏地曰節使遣某猶以肉餵飢虎也王叱之起曰吾遣汝汝決不死使者起受命以行望見賊巢即厲聲呼曰岳節使遣我來諸寨開門延之使者以

檄授賊賊捧檄欽誦或問岳節使安否於是楊么部將黄佐謂其屬曰吾聞岳節使號令如山不可玩也若與之敵我曹萬無生理不若速往就降遂率所部詣潭城降王慰勞之即日聞于朝擢以武義大夫閤門宣贊舍人賞予特厚復單騎按其部撫問甚至明日召佐具酒與飯酒酣撫佐背謂曰子姿力雄鷙不在時輩下果能為朝廷立功名一封侯豈足道哉吾欲遣子復至湖中視有便利可乘者擒之可以言

語勸者招之子能任吾事否佐感泣拜謝曰佐受節使厚恩雖以死報佐不辭乃遣佐歸湖中又有戰士三百餘人來降王皆委曲慰勞命其首領以官優給銀絹縱之聽其所往居數月又有二千餘人來降王待之如初已而黄佐䝉破周倫王即上佐功轉武經大夫仍撫勞所遣將士第功以聞佐又招楊欽降王喜謂左右曰黄佐可任也欽自束縛至庭王命解其縛以所賜金束帶戰袍予之即日聞奏授武義大夫

禮遇甚厚所部犒賞各有差欽感激不自勝所部皆喜躍恨降晚王乃復遣欽歸湖中諸將皆力諫王不答越兩日欽又説降他賊將餘首領三百人未降楊么既死乃降牛皐請曰此寇逋誅罪不容數王曰彼皆田里匹夫耳先惑於鍾相妖巫之術故相聚以為姦其後乃沮於程吏部乃鼎州太守程昌禹盡誅雪恥之意故恐懼而不降日往月来養成元惡其意求全性命而已今楊么已被誅其餘皆國家赤子苟徒殺之非主

上好生意也連聲呼謂官軍曰勿殺勿殺王親行諸寨慰撫之命少壯强有力者籍為軍老弱不堪役者各給米粮令歸田而悉賊寨之物盡散諸軍

朝廷每有頒犒付之有司分給嘗命其将支犒帶甲人五緡輕騎三緡不帶甲二緡将裁其數匿金歸已杖而殺之

王為秦檜所陷歿於棘寺紹興末御史中丞汪澈宣諭荆襄諸将與合軍訟王之寃澈諭之曰當以奏知

諸軍哭聲如雷皆呼曰為我岳公爭氣效一死
其子霖帥廣州日道出章貢父老帥其子弟迎之皆
涕洟曰不圖今日復見相公之子霖又嘗漕湖北武
昌軍吏百姓設香案具酒牢哭而迎有一嫗哭尤哀
曰相公今不復此來矣霖家人呼而遺之食問其夫
何在嫗舍食哭曰不善為人為相公所斬矣問其子
與壻皆然人以是知公之所以感於人者深也

金佗續編卷二十三

金佗續編卷二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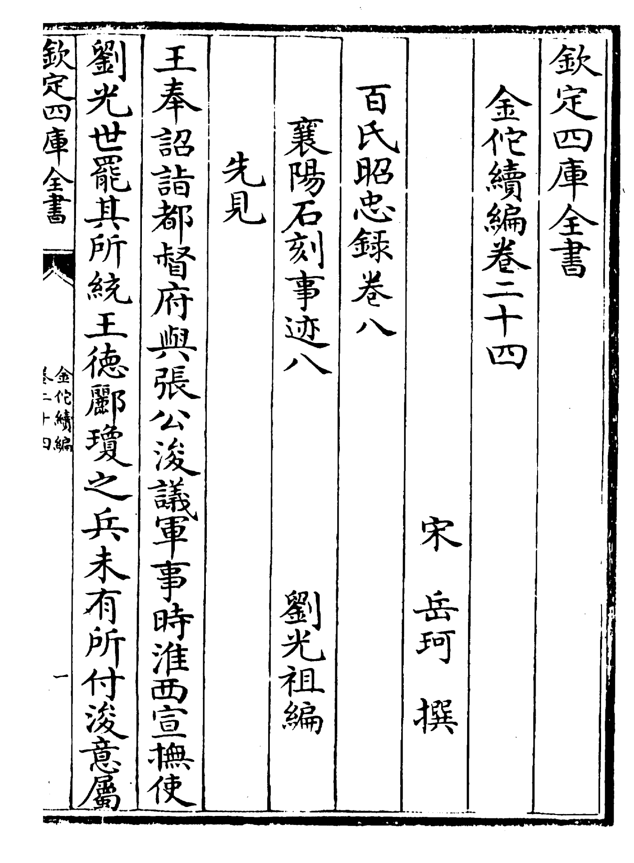
宋　岳珂　撰

百氏昭忠録卷八

襄陽石刻事迹八　　劉光祖編

先見

王奉詔詣都督府與張公浚議軍事時淮西宣撫使劉光世罷其所統王德酈瓊之兵未有所付浚意屬



兵部尚書兼都督府參議呂祉乃謂王曰王德之為將淮西軍所服也浚欲以為都統制而命呂祉以都督府參謀領之如何王曰淮西一軍多叛亡盜賊變亂反掌耳王德與酈瓊素不相下一旦摳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雖通才然書生不習軍旅必擇諸大將之可任者付之然後可定不然此曹未可測也浚曰張宣撫如何王曰張宣撫暴而寡謀且酈瓊素所不服或未能安反側浚又曰然則楊沂中耳王曰沂中之

視德等爾豈能御此軍哉浚艴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也王曰都督以正問飛不敢不盡其愚浚竟用吕祉為宣撫判官王德為都統制護其軍瓊果大譟訟德於浚浚懼乃更以張俊為宣撫使楊沂中為制置使吕祉為安撫使而召德以本軍還為都督府都統制瓊益不服擁兵詣祉執而斬之盡其衆七萬走偽齊中外大震浚始悔不用王之言

金人遣使議和將歸我河南地王赴行在入對曰敵

國不可信和不可恃相臣謀國不滅恐貽後世譏議上默然已而金使至和議決王謂幕中人曰彊敵安得有盟信耶俄以復河南赦天下王表謝又曰構怨多端要盟無信圖暫安而解倒垂猶云可也顧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

三大帥皆以和議成進秩王授開府儀同三司力辭曰臣冒昧而受將來敵人叛盟似傷朝廷之體三詔猶不受上溫言奬激不得已乃拜王益率士卒訓兵

嚴備分遣質信材辯者往伺敵情上遣齊安郡王士
㒟謁諸陵王請以輕騎從洒掃其實欲覘敵釁以誅
其謀且上奏言敵人以和欵我者十餘年矣不悟其
姦受禍至此今復無事請和此必有肘腋之虞又劉
豫初廢藩籬空虛故詭為此耳名以地歸我實寄之
也明年金人果叛盟

遠略

高宗皇帝即位於南京王上書言陛下已登大寶勤

王御營之師日集敵人謂吾素弱未必能敵正宜乘其怠擊之而黄潛善汪伯彦輩奉車駕日益南有苟安之漸恐不足以繫中原之望請車駕還京親帥六軍北渡將士作氣中原之地指期可復

王與張所論時事曰河北在天下猶四肢本朝之都汴非有秦闗百二之險獨恃河北以為固河北不歸則河南未可守而今越河以往半為淪沒之區為招撫計直有盡取河北以為京師援不然天下之四肢

絕根本危異時敵人既得河北又侵河南幸淮幸江皆未可知也

杜充棄京師之建康王説之曰中原之地尺寸不可棄況社稷宗廟在京師陵寢在河南留守一舉足此地皆非我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捐十萬衆不可得充不聽

王既定建康奏曰建康為國家形勢要害之地宜選兵固守比張俊欲使臣守鄱陽備敵人之擾江東西

者臣以為敵若渡江必先二浙江東西地僻亦恐重
兵斷其歸路非所向也臣乞益兵守淮拱護腹心上
嘉納之通泰之除王辭焉乞淮東一重難任使招集
兵馬復收本路州郡乘機漸進使山東河北河東
京畿等路次第而復
王被命討曹成且招之成不聽乃奏云内寇不除何
以攘外近郊多壘何以服遠比年羣盜競作朝廷多
命招安故盜亦玩威不畏茍不略加勦除蠭起之衆

未可遽殄上許之

僞齊使李成合金人南寇攻陷襄漢六郡王奏以為今欲規恢不可不爭此土宜及時攻取以除心膂之病六郡既復詔為襄陽府路以隸王王奏襄陽唐鄧隨郢金房均州信陽軍舊隸京西南路乞改正如舊制上從之遂改襄陽府路為京西南路上令王條其守禦之策王奏曰金人劉豫皆有可取之理攻討之謀正不宜緩苟及此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

復故疆民心效順誠易爲力此則國家長久之策也若姑以目前論之襄陽隨郢地皆膏腴民力不支若行營田之法其利爲厚營田就緒峙儲既成進攻退守皆兼利也營田之議自是而興

太行山忠義保社梁興等奪河徑渡至王軍前上詔王接納未幾王遣將攻盧氏下之上以語張公浚浚曰自梁興之来飛意甚堅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山一帶山寨必有通謀者矣

楊再興既得長水於是西京險要之地盡復中原響應王又遣至蔡州焚敵糗粮及王貴等破偽齊於唐州引兵於蔡境王即奏欲圖蔡以規中原上恐偽齊有重兵繼援未可興戰不許

王入朝數見上論恢復之略以為劉豫者金人之屏蔽必先去之因慷慨手疏曰臣竊揣敵情所以立劉豫於河南而付之齊秦之地盖欲以中國攻中國而尼雅滿因得休兵養馬觀釁乘隙不以此時伐其謀使

劉豫父子隔絶五路叛將還歸兩河故地漸復則金人之詭計日生浸益難圖臣望陛下假臣日月勿拘其淹速使敵莫測臣之舉措萬一得便可入則提兵直趨京洛據河陽陜府潼關以號召五路之叛將叛將既還王師前進彼必棄汴都而走河北京畿陜右可以盡復至於京東諸郡陛下付之韓世忠張俊亦可便下臣然後分兵濬滑經略兩河如此則劉豫父子斷必成擒金人有破滅之理設若敵見上流進兵

併力侵淮或分兵攻犯四川臣即長驅擣其巢穴敵
困於奔命勢窮力殫終今年未終平殄来歲必得所
欲
王又上疏曰逆豫逋誅尚穴中土天下之愚夫愚婦
咸願致死於敵而陛下留重此舉累年於兹是以天
下忠憤之氣日沮中原来蘇之望日衰歲月益久汙
染漸深趨向一背不復可以轉移此其利害誠為易見
臣願上稟睿筭不煩濟師只以本軍進討以成陛下

中興之志御札報王許其進討王復奏曰錢塘僻在
海隅非用武之地願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帥
六軍往来督戰庶将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臣當
伏國威靈鼓行北向
金人廢劉豫王奏謂宜乗廢立之際擣其不備長驅
以取中原不報
金人叛盟詔王乗機進取調兵之日王命将士各語
其家人期以河北平乃相見未幾所遣諸将及會合

兩河忠義皆響應奏功中原大震王奏以謂梁興等過河之後河北人心往往自亂願歸朝廷金人近累敗衂四太子等皆令老小渡河此正陛下中興之機金人必亡之日苟不乘時必貽後患秦檜居中沮之

先是王遣義士梁興等招結兩河忠義相與掎角破敵又遣邊俊等渡河撫諭申固其約河東山寨皆斂兵固堡以待王師或率其部伍舉兵來歸敵將腹心

禁衛之屬亦有容受王旗榜率衆自北方來降者於是金國動息山川險隘盡得其實及朱仙鎮之捷王欲乘勝深入兩河忠義百萬聞不日渡河奔命如恐不及各齎兵仗粮食團結以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粮以餽義軍頂盆焚香迎拜而俟者充滿道路敵自燕以南號令不復行秦檜私於金人力主和議欲畫淮以北棄之力請于上下詔班師王上疏曰敵人屢戰屢奔銳氣沮喪今豪傑向風士卒用命天

時人事强弱已見時不再来機難輕失踈畧千百言上乃以御札報令少駐近便得地利處報楊沂中劉錡同共相度如有機會可乘即約期並進檜聞之乃先詔韓世忠張俊楊沂中劉錡各以本軍歸而後言于上以王孤軍不可留乞姑令班師一日而奉金書者十有二王不勝憤嗟惋至泣東向再拜曰臣十年之力廢于一旦非臣不稱職權臣秦檜實誤陛下也王班師郡縣之民大失望遮王馬而哭王亦立馬悲

咽取詔書示之勞苦而去梁興在河北不肯還復取懷衛二州斷山東河北金帛馬綱之路金人大擾然竟亦無所就自是而後敵勢浸横恢復之計不可復議矣

忠義

王學射于周同及同死王朔望則鬻一衣設卮酒鼎肉于其冢上奠之而泣引所遺弓發三矢又泣然後酹酒瘞肉于冢之側徘徊悽愴移時乃還王父見而

問之曰飛學射於周君念其死無以報聊於朔望致禮耳射三矢者識是藝之所由精也酹酒瘞肉者周君所享飛不忍食也父撫其背曰使汝異日得為時用其徇國死義之臣乎

張所與王論時事王慷慨流涕曰今日之事惟有滅敵人迎二聖復舊疆以報君父耳招撫誠能許國以忠稟命天子提兵壓境使飛以偏師從麾下一死烏足惜哉

王從王彥至新鄉敵勢盛王約彥出戰不進王抗聲謂之曰二帝蒙塵敵據河朔今不速戰而更觀望豈真欲附敵耶彥默然王遂引所部獨與敵戰

金人寇烏江杜充閉門不出王叩寢閤諫曰原闕

即日啟行至江州會麟敗上喜其尊朝廷賜札褒之初王受知於張所其後所以罵賊遇害其子尚幼王訪求教養遇明堂恩乞以文資官之曹成既平王命張憲等逐餘寇楊再興願受降以見王王見再興而奇之命解其縛曰吾不殺汝汝當以忠義報國小商橋之戰再興死焉焚其屍得矢鏃二升

知遇

王初以敢戰士應募宣撫劉韐一見大奇之後隸東

京留守宗澤澤謂曰爾勇智材藝雖古良將不能過也

河北招撫使張所待以國士曰公殆非行伍中人也

從招討使張俊平賊俊常謂諸僚佐曰岳觀察之勇略吾與汝曹俱不及也

江西安撫大使李回奏乞以舒蘄光黃接連漢陽武昌一帶盜賊並委王招捕會有旨召赴行在江西宣諭劉太中奏人情方恃以為安乃不果行又賜李回

親札令擇本路盜賊熾盛處專以委王於是回奏吉
寇為亂乞專委王廣東宣諭明槖亦奏虔賊為二廣
患若朝廷特遣岳飛來不惟可除羣盜而既招復叛
者亦可置隊伍使之為用又知梧州文彥明奏虔寇
入廣東乞委王討捕劉大中復連奏以為請上專以
虔吉寇付王王奏乞復襄陽六郡宰臣趙公鼎奏曰
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從之
都督張公浚至江上會諸大帥於座中獨稱王可倚

以大事乃特命王屯襄陽以窺中原
高宗皇帝初以大元帥至相州王因劉浩得見被命
招降群賊由是受知及復建康授神武副軍都統制
上曰岳飛勇於戰鬬馭衆有方此除出自朕意既平
虔吉召赴行在上慰撫再三賜宸翰於旗上曰精忠
岳飛令王每行師建之後再入朝詔以劉光世所統
酈瓊王德等隸王詔王德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
王上疏論恢復之略上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

朕一以委卿上又嘗褒其功曰用將須擇孤寒忠勇久經艱難親冒矢石者

王為秦檜所陷而歿孝宗皇帝踐位盡還寵數又諭其子霖曰卿家紀律用兵之法張韓遠不及卿家寃枉朕悉知之

爵秩

王自從軍凡四補官最後以河北招撫司借補修武郎積功八轉至中衛大夫特旨落階自英州刺史累

遷至兩鎮節度使

其軍職由中軍統領陞至神武後軍都統制

其鎮帥自通泰鎮撫使累遷諸路制置招討營田宣

撫使

其加官自檢校少保至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少保

其在朝為樞密副使萬壽觀使奉朝請

其封爵自武昌縣子進至郡公

王年三十九為秦檜所陷而歿後追復元官諡武穆

封鄂王建廟鄂州賜號忠烈

詔札

王自常州之戰受詔復建康及承州奏捷初被賜札之寵自是而後曰詔曰札曰制凡可得而見八十有六

襄陽聽治之所乃昔武穆王之故第也王收復京西六郡欲壮向中原而志不克遂忠憤所積没為明神安知其不睠睠於舊所臨涖之地哉而闕無

祠堂理不應爾余即射圃聽事龕其遺像敬以高
廟宸翰之所表異題曰精忠堂誘客普慈馮真父
類王事實刋之板而列諸四壁讀之使人感奮流
涕也夫功名雖出於智勇而其本實生於忠苟
忠矣王之事業可跂而及也自今六郡之民與夫
三軍之士瞻像閲碑可以想千載之英烈慕前人
而興起嘉定四年仲春襄陽守臣簡池劉光祖
書

金佗續編卷二十四